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 抉择

天网·凶犯·孤儿泪

红雪·十面埋伏·国家干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 抉 择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抉择/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7-02-007211-8

I. 抉…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2618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印制:张文芳

**抉 择**

张 平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16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75 插页4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211-8 定价30.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和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市长李高成接到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工人要闹事的消息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在电话里对他说，他们整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也没有说服工人们。有两个副总经理在做工作时，都几乎挨了打。连离休在家的党委书记范立刚也受到了工人的围攻，有两个赖小子还趁机把范书记家阳台上的玻璃给砸了。公司保安处连经济民警算上一共出动了百十来号人也没能顶住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公司宿舍区这会儿至少聚集了有三四千人，有几个领头的说了，他们明天一早就集体到市委门口请愿。总公司接送工人的大轿车聚集了足有二十多辆！听说还有人正在联系外单位的车，要是联系不下，就用大卡车接送，而厂里的大卡车至少有四十多辆！要真让这么多人出去了，不用说别的，只这六七十辆车聚集在市委门口就能把整个市区闹翻了天！

刚刚睡下不到两个小时的市长李高成顿时睡意全无，他披上衣服有些发愣地坐在床上，一时也想不出究竟该怎么办。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是一个有两万多工人的大公司。它的前身中阳纺织厂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厂之一。中阳纺织厂的厂龄比共和国的年龄大一倍还多。据说是在慈禧太后手里兴建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可算是最大最先进的一个纺织厂。尔后风风雨雨几十年，不管是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

期,也不管是在清政府手里,旧军阀手里,还是在日本人手里,中阳纺织厂始终都非常兴旺发达,经营有方,运转良好,资金雄厚,盈利可观,一直是当时政府的支柱产业。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但从来都挺得过来,而且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停工停产事件和大的工人闹事的情况。

解放后,中阳纺织厂经公私合营最后由政府全面接管,经过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和改造,曾一度大显风采,着实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了一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尤其是为当地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丰功伟绩。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阳纺织厂大力扩厂,使当时的工人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八千多工人一跃为一万五千多。当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于是,中阳纺织厂一下子陷入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缺钱,缺技术,尤其是由于同苏联断交,极度短缺由苏联援助的机器零件,使工厂的生产几乎全线瘫痪和崩溃。紧接着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直到1964年以后,才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但红火了没几天,“文革”便开始了。厂里打打闹闹,车间开开停停,一直到了1978年之后,才开始全面整顿,技术和设备改造也重新开动,生产秩序和生产规模也才得以真正恢复。

1978年到1984年之间可以说是中阳纺织厂最发达、最繁荣、最兴盛、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厂里的工人由一万五千多发展到两万多,织布机由八千台发展到一万五千台,设备能力由五十万纱锭发展到八十万纱锭,年产值由一亿一千万发展到接近两亿元!年利润由二千八百万发展到七千多万!

1985年,中阳纺织厂正式改名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下属二十多个分厂,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还兼并了三个即将倒闭的工厂,救活了两个已濒临破产的企业。这是中阳纺织厂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它给国家的贡献也一

样是不容置疑的。

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从1985年后开始走下坡路，到1986年以后，由盈利走向亏损。国家利税制度的深化改革，粮棉价格的全面放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国营大型企业的管理不善以及自身包袱越背越沉等等诸多原因，致使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陷入越来越无法自拔的困境。截至1995年年底，除去外欠的款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累计亏损和负债额已达到四亿五千万人民币！而最近的亏损和负债额还没有结算出来，预计总外债额将接近六亿元！从1995年2月份开始，公司便已发不出一份工资。到1995年7月份为止，离退休工人和干部每人每月二百元的生活费也全部停发。从1993年1月份开始，公司的一些分厂便开始停产。1994年底，公司的大部分分厂分公司基本上都处于停产状态。1995年10月份，摇摇欲坠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终于垮了下来，公司全线停产，往日红红火火、震耳欲聋的中纺公司，顷刻间一片死寂。

这么大的一个国营大型企业，停工停产，加上离退休职工，近三万工人干部没有事情可做，而如今关在即，再过几天就是春节，公司的职工们已经十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天寒地冻，没吃没喝的，物价又是这样的高，想想怎么会不出事！

市委市政府也早已把如何救活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列入1996年工作中重点的重点。市常委会多次开会研究，并且决定由市长李高成亲自挂帅，由市银行、市经委、市计委、市财委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解决中纺的一系列问题。这个领导小组成立时，已经是1995年10月份了。虽然早已开始了工作，也已连续几次给市委市政府做了汇报，但由于已接近年底，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下子全压了过来，哪儿也忙得一塌糊涂，关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最终决策还是没能拿出来。到了1996年元月份，市委市政府又曾研究了一次，而这次只是政策性的，到春节期间，一定要

想尽一切办法，给中纺的全体职工补发一到两个月的工资。而其他的事情，只有等到春节后再说了。然而，偏是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人们却真的要闹出事来了，而且规模还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焦心了。

市长李高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说实话，这些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门口上访、请愿、闹哄，并不是什么希罕事。甚至于连过路的在市委市政府上下班的人似乎都见怪不怪、睬也不睬了。好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也就没人把它当作一回事了。这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闹还不是白闹。几只青蛙叫唤，还能把天翻过来？但这回不同！第一是人数多。三四千工人，谁知道到时候还会来多少！再加上还有六七十辆汽车。这么多人和车聚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顷刻间就会造成整个一条街的交通堵塞。市委市政府这条街是市里的中心地带，东西足有十多里。若赶上上下班高峰时间，连人带车全都堵死在这条路上，那可就不像是几千工人在闹事了。第二，眼下正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年关在即，物价陡涨，市委市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仍然没能把物价的涨幅平抑住。前不久市政府曾作过一个重要的决策，就是采取了种种便利条件允许菜农进城直销蔬菜，还专门为此在市中心开了一个直销市场。没想到菜价不仅没能降下来，反倒越抬越高。有人就说了，让菜农进城直销，等于是引狼入室！农民们进到城里一看，眼界顿时大开：没想到这些菜原来还能卖到这么贵！能贵不贵他妈的岂不是傻子！老子的菜比那些二道贩子的菜可新鲜得多哪，凭什么要比他们卖得还便宜！于是，菜价不仅没能降下来，反而刷刷地一个劲往上涨。菜价往上涨，也带着别的物价一起刷刷地往上涨，而且还把那些停工停产没有工资的工人和失业人员做点蔬菜小生意的路也给堵死了。在这个人人都怨气满腹、牢骚满腹的当口，要是有人借机也跟着这么一闹腾，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第三，与市委市政府相邻的另一条街

上,便是省委省政府门口,这些人要是再闹腾到那里去,影响可就更大了,尤其是这两天,正有一个西欧国家的代表团,正在同省里洽谈一个不小的投资项目,万一……

李高成不敢往下想了,揉了揉有些麻木的眼睛和太阳穴,明白自己必须尽快拿出一个主意来,已经没时间再容他过多地去考虑了。他看了看表,凌晨四点二十五分,离天亮还有一两个小时。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在市郊,离市中心只有三十多里路,如果工人们真坐着汽车来,半个多小时就能开进市中心。

他本想给市委书记杨诚打个电话,但电话号码没拨完,他就又给放下了。

市委书记杨诚在如何对待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上,跟他有些分歧。杨诚一直是主张对这个公司大动手术的,包括对中纺公司的整个领导班子。李高成反对这个意见,在心底里也无法容忍这个意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看好这个班子,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也一直认为中纺的领导班子是一个过得硬、信得过的领导班子,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实在对这个公司,包括对这个领导班子太熟悉,也太有感情了。几乎可以这么说,现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大都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们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了若指掌、知根知底,甚至对他们的性情和脾气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市委书记的意见当然也有他的道理,中纺公司目前干群关系紧张,同这些领导是有直接责任的。但中纺目前的困境是全国大中型企业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把怨气和责任一股脑儿都堆在这些人身上,这公平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任何人都会有缺点,就算你把他们全换掉,那新上来的人就会没缺点了吗?何况现在换班子,也是不合时宜、极不现实的。一出问题就换班子,换了班子就能解决问题吗?谁干工作能保证不出问题?再说,中纺现在成了这样一个摊子,懂行的,有本事的,有魄力、有责任心的又有谁会到那里去?何况现在大面积地调换领

导,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是查出问题了,还是有什么严重的失职行为?这怎么跟群众交代,又怎么跟领导交代?要是一换再换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又怎样去面对群众、面对领导?

这会儿他不能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他不能给人一种一出了事就想把皮球踢过去的印象。他现在还没有去动手解决问题,还没有到非给书记汇报不可的地步。

略一沉思,他先给秘书吴新刚打了个电话,让他告诉司机,十五分钟以后一块儿赶往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而后他又拨通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郭中姚的手机,要他迅速办好以下几件事:

第一,立刻打听清楚这次闹事领头的都是哪些人,然后尽快想办法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市长要直接同他们对话。要做好对他们的说服工作,他们的任何要求和条件都可以直接同市长谈。

第二,立即把公司保安处的所有人员全部撤走,一个也不许留在现场。公司所有的干部,包括公司保安人员,一律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干部和保安人员要是受到损失和伤害,由市政府负责赔偿处理。若是是哪个工人受到伤害或出了什么事,一定要严肃处理,从严惩治。

第三,任何不利于干群关系的话不说,任何不利于干群关系的事不做,尤其是带有威胁和恐吓性质的话更不能随便乱说。若是有人说了这些话或做了这些事,一经查出,决不姑息,也一定从严处理。

第四,立刻利用公司的广播和有线电视,要反复给群众讲清楚,不要参与闹事,更不要进城搞什么请愿活动。市委市政府一直是关心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在春节以前一定会安排好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但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领头的还是被别人鼓动的,凡是参与了这次活动的人,也不管是什么目的,市委市政府保证不会追究责任,更不会秋后算账,揪辫子,穿小鞋。一

定要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绝不要把群众人为地往“梁山”上逼，以免产生反正闹也闹了，要闹就大闹的想法。

第五，他将在凌晨五点二十分以前赶到公司，和群众接洽的地点就设在公司宿舍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不要任何人接送，更不要任何人保护。

## 二

李高成虽然在电话里说得有条不紊、平心静气，但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如今已经不是前几年了，领导随便一句话，就会地动山摇，震得山响。现在即便是一份一份的红头文件不断地往下发，即便是三令五申、正言厉色，讲了一遍又一遍，下边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人会在心底里真的把它当作一回事。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一件腐败透顶的事情，就足以伤透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虽然是年年讲月月讲，时时刻刻、大会小会都在讲，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要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端正党风，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但到头来一切好像还是老样子，满地的老虎还在跑，满天的苍蝇仍在飞。打了一只，又跑出一只；捂住一片，又飞出一片。老这么下去，谁还会把你的文件当一回事，谁还会把你的会议当一回事，谁还会把你领导的话当一回事？

李高成今年五十四岁，在省会一级市的市长里头，还算年轻。但也早已是两鬓斑白，满脸皱纹了。李高成一直很瘦，而且还有越老越瘦的趋势，根本不像一些领导那种满面红光、脑满肠肥的样子。所以李高成的样子就常常让下边的人看着顺眼，尤其是让老百姓觉得亲切，能给人一种信任感。李高成在饭桌上就常常跟那些同僚或是同一级的领导们开玩笑：我这样子，怎么看也是个清官；瞅瞅你们那脸你们那肚子，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是伙腐败

分子。

李高成嘴上说自己是个清官，心底里也确实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清官。面对几十年的干部生涯，他从来都问心无愧。

他之所以对中纺有着一种摆不脱、扯不断的感情，同中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因为他原本就是从中纺干出来的，他曾在中阳纺织厂当了好几年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的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可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纺织行业度过的。他本是南方人，因当时中国的大型纺织企业都设在北方内陆地区，于是，中专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华北的黄土高原。先是在新华纺织厂干了将近十年的技术员、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而后又在省纺织厂干了近八年，这期间曾当过车间主任、车间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1980年，他以党委副书记和副厂长的身份调至中阳纺织厂，1982年他被任命为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当时是党委书记负责制，刚刚四十岁的李高成，成为这个近两万职工的大型企业的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同时也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那时候的李高成真是踌躇满志、傲视群雄，他发誓要把中阳纺织厂在他手里变成全国第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当时也正是国营纺织企业的黄金时期，原料源源不断，一点儿不用发愁，农民们争先恐后，靠走后门才能把棉花卖给厂里。市场更是供不应求，省内省外拉货的车辆每天都排成一条长龙，最多的时候能一直排到厂门外几里之遥。厂供销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职员们，个个都被宠成了老爷相。工人们背过弯直骂，供销处的那些王八蛋真他妈的肥透了！

其实，谁也一样，那时的中纺工人多红，牌子多亮！中纺的厂徽戴在职工们胸前，让多少姑娘小伙子羡慕和眼红。

为了能到中阳纺织厂当个工人，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曾给李



高成写过多少条子，打过多少电话！

李高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中阳纺织厂“文革”后的第一次全面技改工程。那时候，中纺需要的资金一点儿也不成问题，一个电话打过去，上千万的资金立刻就能到位。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像中阳纺织厂这样的企业会亏损，更没有人会想到像这样的企业会还不了贷款。中纺是不倒翁，是永远也折不了的摇钱树！

1983年，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的纺织产品出口受到了限制。中纺也一样感到了压力，产品很快积压，厂里的大小库房都存得满满当当。事关重大，面对着这样的压力，究竟该怎么办？即便是省市领导也一样拿不定主意。李高成当时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决不停产，一分钟也不能停！那会儿不光是他，包括厂里的所有职工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中纺的产品会真的卖不出去。

没有人悲观，没有人气馁，更没有人感到绝望。厂里依旧是一片喧闹热烈的气氛，依旧是秩序井然，法纪严明。职工们按部就班，信心十足。惟一顶着巨大压力的是李高成，谁也说不清楚在那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高成究竟睡过几个安心觉。常常是睡到半夜里，猛的一个激灵突然惊醒，便再也睡不着了。

那时候，中纺的纺织设备已经全部经过更新改造，产量成倍地提高。连续十个多月的产品积压，库存数字已经是历年来最高库存的几倍之多！市里临时租用的二十几个库房已全部存满，市郊临时租用的三十多个库房也已全部存满，邻近县市租用的六十多个库房也一样全部存满！库存产品的资金额已接近二亿元人民币，贷款和外欠的资金额则达到了四亿五千万！

那时候的李高成怎么能睡得着，他的心整天就像悬在半空里，走路就像踩在棉花里，睡觉就像躺在云端里！头上的白发就是在那会儿长出来的，脸上的褶子也在那会儿多了几成，生生的老了一大截子！

可那会儿的班子多团结，人心多齐。如今，中阳纺织集团公司